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錄

唐



修定科律詔

太宗

金鏡

致仕朝叅在見任本品上詔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褒李太亮書

帝範序

帝範後序

晉宣帝傳贊

晉武帝傳贊

睿宗

褒魏知古手制

勞畢構璽書

明皇帝

發宣撫使勅

求賢良詔

誠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朝集使

勅朝集使

處分朝集使勅

孝經正義序

肅宗

讞獄詔

代宗

增修學宮詔

大赦詔

德宗

亢旱罪已詔

褒功臣詔

君臣箴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武宗

毀佛寺制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唐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堯

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李唐之先李虎隴西

成紀人與李弼等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

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

國公以其子昶襲封昶卒子淵襲封起兵克長安

隋恭帝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曰唐凡二十帝

至昭宣帝天祐四

年合二百九十年

高祖

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在位九年

修定科律詔

舊唐書高祖起太原除隋大業以來苛政約法二十條及受禪詔納

言劉文靜與朝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又制五十三條務在寬簡後又敕僕射裴寂蕭瑀等撰定律令亦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例餘無所改武德七天下詔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

兩觀之法大備隆周

雉門兩觀即象魏也正月布法之地

所以禁暴懲奸

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

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
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尚行菹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
民之化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
相沿寬猛乖方綱常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彫皆由法
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內分崩戎馬交馳未遑
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疎密無準鮮
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方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
同條氓庶失其輕重遂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

觸動陷羅網屢有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錄寧濟區

宇永言至治興寐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

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

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

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時宜矯

正差違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

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

秦始皇衡石量書日夜有程

奏

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民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勝

殘去殺此焉非遠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金鏡

鋪陳治道以自考鏡故以金鏡名篇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

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
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
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
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
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
哀哉若以遨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
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
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

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為不好也舜禹壽命
於終樂畢於世子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
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
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
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剗孕婦剖人心
斷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
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
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

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

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椳橈所有中

尺寸之木無棄

中適用也

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

家亦然夫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
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
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
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
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
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

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

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

日慙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

之風有初無末

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出宮女放禽獸時稱明主及得志麤

暴驕盈好酒色中外失望

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不遥若驚馬

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

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

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

誅於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

荀子魏武侯謀

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閻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恃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

猛獸肆毒螽蟴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
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
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
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
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
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
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
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

帝乙武乙也為偶人以射天獵於河渭之

間暴雷震死

殷紂致飛沙之焚

紂大聚樂戲於沙丘後武王伐之衣其實玉赴火而死

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

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

邦之相絳侯木訥

周勃封絳侯

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

嗇夫

漢文帝時虎園嗇夫

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

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

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

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

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

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

安國

誅管蔡

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

易牙

殺其子以食桓公管仲曰其子之不受又何愛於君果亂齊國

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安

君之身紀信是也

紀信代沛公死

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

也袁盎怨鼂錯七國反譖之於景帝遂斬錯東市了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

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

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

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

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

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傳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

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愍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

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已即書所懷想達見
羣賢不以為嗤也

致仕朝叅在見任本品上詔

貞觀二年九月

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
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觀朕恭
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
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
迫徒竭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驚止足行堪

激厲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内外文武羣臣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貞觀三年四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

構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為身謀

大慙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

大安

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

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辭不獲

免祇奉制詔負宸當朝乃眷宮宇載懷冰谷未明求衣

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

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

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

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

有惡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
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
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
朕徃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
歎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
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
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
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

歲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
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
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
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已
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重枉繫一日
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貞觀十一年二月
帝以漢制祔作山

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志在
餘葬乃祔為山陵終制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
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
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即位而為柩

禮檀弓篇
注柩謂地

棺親尸者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
故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柩蒲歷切

莊生云勞我以

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以來明辟
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拘多忌有慕遐
年謂雲車易乘義輪可駐異軌同趣其蔽甚矣有隋之
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

溺扶翼義師濟斯塗宸賴蒼昊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
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
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
勞擾百姓崇厚寢陵今預為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嶷之
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枵葦
簞事合古典不為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楫或謀
定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
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

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
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
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
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褒李太亮書

大亮涇陽人隋末為麗王行軍兵
曹後歸李密高祖入關用為土門

令貞觀初以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
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
遊畋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乖昔
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帝嘉之賜答時貞

觀三

年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

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

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

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
明之篇

古

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

金壺瓶金盃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

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

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
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
卿宜加尋閱

帝範序

貞觀末年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一
君體二建親三求賢四審官五納諫六

去讒七誠盈八崇儉九賞罰十務農十一
閱武十二崇文曰飭躬闡政悉在其中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
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
歷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螭薦唐

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百之祚

呂氏

春秋文王時赤烏

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

漢高帝斬蛇有老嫗

衡丹書集於周社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

今為赤帝子斬之

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
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
氛三光緝曜豺狼尚梗風塵未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
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
魚鱗之陣朝臨鵷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

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攬搶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
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
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
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謂高
宗以晉王立為皇太子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

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以
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燦焉所
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

帝範後序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古人有云
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
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
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
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安居其易故福
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
禍於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母以吾前為鑒取法乎上僅

得乎中取法乎中祇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
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
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大
馬鷹鷂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
非屈已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
我濟育蒼生其益多乎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
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
之道顧此懷慙況女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

美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
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可
不慎哉

帝範序二篇宋寶歷天聖間著作
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常錄進

晉宣帝傳贊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魏武
帝為丞相辟文學掾歷事文帝明

帝輔齊王芳誅曹爽位至相國封安平郡公
亮晉國初建追尊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

宣皇帝晉書太宗

御撰有制四篇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
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

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繼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

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百日

懿受命伐

公孫文懿於遼東魏明帝問往還幾時懿曰往百

擒孟

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達於盈旬

蜀將孟達降魏復謀叛懿攻之旬有六日而克

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

志遺其中輜方發憤心

蜀相諸葛亮出斜谷與懿相拒於五丈原亮數挑戰懿不出亮

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乃怒請決戰

杖節當門雄圖頓屈

魏帝不許出戰遣衛尉辛毗杖

節立軍門魏軍終不得出

請戰千里詐欲示威

亮曰彼原無戰心所以請戰者欲示威於

衆耳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

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

死疑虛而猶遁

亮卒於軍蜀軍已退懿猶不敢逼進至赤岸乃知已死蜀人諺曰死諸葛走生

仲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

何之委

黃初六年魏文帝征吳懿以撫軍錄尚書事留鎮許昌詔曰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謂懿

如蕭何留守關中也

崇華甚霍光之寄

魏文帝疾篤懿受顧命於崇華殿之南堂遺輔明帝

猶霍光受漢武帝命輔昭帝也

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

棟梁是屬

明帝將殂引懿入嘉福殿托以齊王芳

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

承忍死之託

明帝曰死乃復可忍我忍死待君

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

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

嘉平元年齊王芳謁高平陵曹爽從懿奏

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因勒兵迎帝收爽誅之

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

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

言智於取遼而愚於拒亮

也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

謂忠於崇華之命而負嘉福之托也是二者其心皆

不可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

王導告晉明帝以創業之始明帝以面覆

問 牀曰晉祚安得長

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

石勒曰吾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

兒寡婦

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

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

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

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

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

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武帝傳贊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鬲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

八年二月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

制奢侈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

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

文帝辟劉毅為相國掾不就人謂忠於魏武帝以忠

嘗正直用為諫官裴楷對武帝曰陛下未
比德於堯舜以賈充之徒在耳帝為出充

仇讐不棄

嵇紹父康不應司馬文王之辟文王怒因事
誅之山濤薦紹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遂用

為秘書丞泰始三年帝有事於太廟太常卿許奇為中
領軍允之子朝臣言允受誅於先王奇不宜在左右帝
反稱奇才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
擢祠部郎

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
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

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

帝以馬隆為武威太
守討河西羌隆渡温

水獲掛機能大人猝跋韓等萬餘落皆降
龍驤將軍王濬下石頭孫皓面縛出降

通上代之不

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
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而
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
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
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
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導途欲登山者
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

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

史言充無公方之操諂媚取容

帝用為太尉

錄尚書事 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

楊駿以后父為車騎將軍勢傾

天下帝疾篤后奏以駿輔政

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

成疎連兵競滅其本

謂八王相攻

棟梁回忠而起偽擁眾各

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

元帝渡江居建業

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

鄉劉石相繼據洛陽

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

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

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

惠帝為太子朝廷咸以為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卒不

能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

謀

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齊王攸中書監荀勗勸帝遣攸之國遂出攸於青州

迷王渾之偽

策

齊王攸請除劉元海王渾素與元海善言於帝曰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侍子示不弘帝

乃心屢移於眾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

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

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

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
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
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
無慷慨焉

睿宗

諱旦高宗第八子始封殷王徙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以為嗣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王

尋即帝位
在位三年

褒魏知古手制

舊唐書先天元年上畋獵於渭川知古獻詩以諷上手制褒之

無賜物五十
段用申勸獎

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
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斯道予頃向溫泉
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或展三
驅之禮易比王用三驅躬親校獵聊以從禽易屯卦以從禽也豈意卿
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欵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
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

勞畢構壘書

畢構傳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
轉陝州刺史復授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兼充劍南道按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
睿宗聞而善之壘書嘉勞兼賜袍帶并衣一

副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
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王猷惟穆咸亨垂拱之
後淳風漸替

永徽咸亨皆高宗年
號垂拱武后年號

征賦將急調役頗繁

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閤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祿秩以
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為官
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
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盖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

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曰損曰益徵斂不休大東小

東杼軸為怨就更割剝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

珠為上

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

以採珠為業先時太守貪穢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去珠復還今之從政

以充車聯駟為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

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

有畜產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愴即因事以

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

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彫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為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尋嗣位在位

四十年

發宣撫使勅

太極元年明皇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大赦命宣撫使畢

構等巡行天下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偽無遺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祇應嗣德恭守帝國上稟過庭

之謨下憑士庶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興逮小康漸

躋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周負宸長懷責深在已近

者奸回構釁竊起蕭牆宗社降靈應時殲殄

謂討韋氏之亂今

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不

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貪殘人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

明發疚懷今卜征未及時邁仍遠宜分輶軒慰撫黎庶

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具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

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并令

屏絕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耆老鰥寡征
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
良才異等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
然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迺
事勤則不匱仁遠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意

求賢良詔

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所
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

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

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

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能共成羽翼

雖復羣龍在位

乾六位皆龍非獨九五故曰羣龍

振鷺充庭

周頌振鷺于飛

仍

恐屠釣或違邁軸尚隱

詩衛風考槃篇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未

殫巖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屢迴旌帛頻遣搜揚

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

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

以丹青神化蘊韜鈴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
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
業可以師範國胄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
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
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器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為限程
副朕意焉

誠勵風俗勅

開元二年正月

朕聞天為大者莫先於育物育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

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之不
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
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
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
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苟
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問
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荐饑加以出攝頗多
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

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頻有昇
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
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
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蒞欽若朕言官寮
間或幹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
都督刺史審察奏聞固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
存問尚切憂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乏絕
者速量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

日昔國僑相鄭以至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
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
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織既
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朕
此心凡厥遐邇各令委息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
繡等服玩於正殿前焚之

朕聞珠王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
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

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糴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習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

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褻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

齊高帝嘗曰使我臨天下風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勅朝集使

開元七年三月朝
集使還本任勅之

朕聞天生蒸民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
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
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
是三考黜陟百官會疑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
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
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
於茲矣咨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圖深佇嘉績豈為

吏罕久與人未信何由異絕寥寂厥聲恭惟永圖當副
虛矚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於
田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以為太守數易則下
不安誠哉是諭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
尤切故躬饗庭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
數祗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
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徃欽
哉祇守而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

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勅朝集使

開元八年二月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陞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為政煩苛頃歲不登合

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遭留繫御史
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
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
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儆
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
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
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
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

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窮貧杜畋漁察冤獄至於賦役
務從減省深刻為事人何以堪私惠苟行法或將墜理
須折衷用存楷式其百姓有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
焉欽爾有官各勤為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
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勅

開元八年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
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羣

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遥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

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遠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孝經正義序

明皇撮先儒釋孝經尤要者為注解至天寶二年頒行天下仍書八

分御札勒於石碑

今尚存西安府學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

漢除扶書之律

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

五傳

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國風雅頌分為四詩

四詩毛詩韓詩齊詩魯詩

去聖逾

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

踳乖也駁錯也

至於跡

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

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

偽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韋曜吳郡雲陽人本

名昭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王肅王朗之子仕魏歷散

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虞翻會稽餘姚人仕吳

以儒學聞劉邵廣平郎

鄆人仕魏歷散騎常侍

劉炫明安國之本

劉炫河間景城人周除殿

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初炫既得王邵所

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

陸澄譏康

成之注

陸澄吳郡吳人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康成所注請文藏秘書王

儉違其議

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

經之旨趣

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

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

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

五孝天子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

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

發揮

肅宗

諱亨明皇第三子天寶中安祿山反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

謝獄詔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河北叛畏誅不降肅宗後悔因有

此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懼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

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
煩興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
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后之上夕
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
於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
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
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
其徒實繁狴犴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限時月傷

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眚人者君之統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寬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死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代宗

諱豫肅宗長子初名倣封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後立為皇太子肅宗崩即皇帝位在

位十
六年

增修學宮詔

永泰二年正月即大歷元年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

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
校不可遂壞故有是詔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祇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於周行莫非邦彥樂得賢也

其在茲乎朕志承禮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
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校設諸生蓋寡絃誦之
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
今寓縣入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
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
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
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
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資稟負經來學宜集

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選行業堪為師範者充

大赦詔

大歷七年三月乙酉雨雹大風拔樹丙戌夜月蝕太微乙未遂有此詔

躋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網舉而網疎朕涉道未弘燭理多寐嘗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平恕用申哀恤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

戢井賦猶繁荒廢之際寇攘斯起遂令園土嘉石之下
積有纍囚竹章牙簡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
方蒸永念狴牢何堪鬱灼所以沮傷和氣感致咎徵天
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自春以來或憊時雨
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皆由朕過益
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
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為以助晏陰以
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

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初為大下兵馬元帥封雍王以功兼尚書令後立為太子代宗崩即位在

位二十

六年

亢旱罪已詔

興元元年秋蝗遍野草木無遺冬十月亢旱乃下詔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蠱蝗繼致彌亘千里菽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祇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

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外
謬忠良鬱湮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為煩
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
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所宜出次貶食節用
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
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
食糧人諸色用度本司本使長官商量減罷以救凶荒
俟歲豐薦登即令復舊

褒功臣詔

貞元五年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第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泰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觀

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

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

輔戴之績

神龍元年彥範等率羽林兵討賊就東宮迎中宗復位

在玄宗時有如

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

臨淄王人誅韋庶人幽求預參大策

在肅宗時有

如郭子儀掃除氛祲

子儀平安史之亂

今李晟等保寧朕躬

晟平

李懷光朱泚之亂

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

祏藏主石函。音石

訂之前烈

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

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

次

君臣箴

僕射杜希全出為靈鹽節度使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

箴以
賜之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
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
鑑一目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
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
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

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烝徒楫之亦

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

懲而詩周頌小毖篇子其懲而毖後患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

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切

諫帝不答起入毗隨引其裾帝勉從毗徙其半則有禽息竭忠碎首禽息篇百里奚於秦

穆公不見納穆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闔腦盡出穆公悟而從之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

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

令既出而馬悔鼓鐘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

艾詩訪落篇將負宸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爰匡

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

昧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

輟此禁衛殿於大邦出鎮靈鹽總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

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被干鹵鹵櫓通備於

八章即希全所獻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款器

或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

懸太宗作金鏡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

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忉忉唱子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朱泚反據京師興元元年三月帝幸

梁州自行在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自東渭橋薄都城擊賊破之六月遂收京師晟遣大將吳詵迎帝至是優詔賜晟第帝紀其功自文其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厯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

大勲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
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
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
布澤也寬六宗丕承

六宗謂高宗中宗睿
宗玄宗肅宗代宗

克廣前列雖

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
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
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甚間王室則有若扶陽
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業

神龍元年則天后疾甚
司刑少卿桓彥範等發

兵誅嬖幸迎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

景龍末嬖韋竊國瀆紊乾綱則有

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玄宗掃除兇穢

景龍四年韋后
誅中宗玄宗時

為臨淄王與朝邑尉劉幽求討平之

天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征潼關

不守

天寶十五載安祿山自范陽西犯哥舒翰敗於靈寶賊入關玄宗幸蜀

廣德之際戎

軼邠郊皇輿東巡鄆宮罷警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隴右至邠州代宗如陝州吐

蕃入

則有若尚父子儀等殄殪醜逆冊肅宗於岐

肅宗
遵馬

崑之命即位於靈武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始定興復之計

攘却蕃夷翊代宗於

陝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吐蕃遁去上還長安

建中四祀

建中德宗年號

寇發上京

暴蔑人神僭稱名器則有若西平王晟等翦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濟於社稷勲書於鼎彝

唐之得人於斯為盛東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

成功予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

素也粵若非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

臣

李希烈

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洛師

建中四年正月希烈陷汝州八

月寇襄城

朕憫將吏之受汙哀烝黎之無訴罔思衛已姑務

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涇師

以繼之

詔徵涇原等道兵救襄城

賊泚畜姦覷隙乘便餌誘貪卒扇

結暴徒伺其不虞謀聚犯闕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擁泚為主

朕引咎

出次薄犯二畿

帝幸奉天泚自將犯奉天

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

噴毒噬螫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

晟方擊朱滔於清苑遇變即踰

飛狐進臨渭北

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

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飈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

誘我姦賊連謀內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塞路拜

澆爭驅人煙絕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
靡依晟乃設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為遂
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
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
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增倍
其心如一屹立堅壁於渭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懼忠義
奮氣而聳慕分二兇之勢不敢相附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奏請移

軍東渭橋懷光卒叛帝再幸梁州晟以孤軍處二賊間

為諸鎮之援俾得自堅

時韓

遊瓌屯郿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充屯昭
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軍聲大振
晟之力也二

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士乙未陳

師於東郊

六月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皆會屯於光泰門

如虎如

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固敵我師

晟直抵苑牆開牆二百餘步且
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
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

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服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

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桴親鼓斂隍塹暫排牆垣

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盪無孑遺布

朝旨以寬脇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坤傾而復紐皇維

弛而更張遷梟聲為好音變祲為和氣

此與姚令言率衆西走晟

收京師

然後開戎律釐軍容不諠不譁有嚴有翼搜苑囿

殄遺寇清宮門授彼有司宣言於衆曰龔行天討將以

遏亂略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勲作

威肆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有

常罰惟國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

大將

高明曜取賊效尚可孤

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

士必成列尅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諭鄺
里士庶聞巨猾之殲殄而迎我師壺觴攜軍如恐不及
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而
泣吾是以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
晟有興運之略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勲有禁暴之德
俾予從父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實封一
千戶錄功第一

興元元年八月以李晟為隴右
鳳翔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序位居

首事業編乎史冊德輝流乎頌聲入為夔龍出作方召

贊賀徽烈中外具瞻而晟居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
勲閎彌耀惡盈而福祿攸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
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衆感人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
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踣黨勝者強羣心囂囂靡所止戾
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為力於時馬不
滿百駟兵不盈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
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兇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已以大
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

而不可拔致討勅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
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
嗣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遐
荒稟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
不類辱守丕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茲潰
徒震驚朕師黷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睚眦重以統戎
誘姦同貫播還斯載歲聿云半天既悔禍人胥厭亂乃

錫元臣夷兇剪叛昏侵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
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衆同心為強由義率
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拘憤求逞畜威斯張
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臧指麾之間羣
醜潛亡鯨鯢既平宮室既清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
禁暴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茲為不
朽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朱
泚反秀實陰結劉海賓

姚令言何明禮共圖之不克舉笏
擊泚遇害興元二年親銘其碑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乎衛
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
社稷獨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
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數佑皇家重振紀
綱再激汙俗何遘述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
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

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

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

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

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

朱泚以太尉家居亂兵擁為主遂叛

朕深惟罪已之誠

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於近坰

時駕從苑北門出幸奉天賊陰

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衆情

引以自助

時秀實以司農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踰垣却之乃訣妻子出見泚

公感時

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

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褊介蘊曠代之宏規

內貞其心外混其跡

秀實見泚說以奉迎乘輿泚不悅

且控察元惡情

狀將因而圖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

賊果不

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說說以詞止之不

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

難陰陽若神

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

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

於時物情危疑忠邪

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

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

秀實知是歸必死復結海賓明

禮共圖此

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

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躪而奔左

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

遇害

是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此議偕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

嗟乎天生萬

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父子各履於達道同臻於太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
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
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
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
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
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
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
宣王中興

尹吉甫佐宣王平獫狁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絳侯以智謀安劉氏

文皇紹立

諸呂為亂絳侯周勃
奪呂產軍誅諸呂

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

董卓協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

越騎校尉汝南伍
孚謀刺卓乃朝服

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闕孚出
刀刺之卓自奮得免遂殺孚

王敦擁眾以稱亂周顗

折之而無疑

王敦入石頭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
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

王旅奔敗以此
負公敦殺之

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

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

階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驚聞之

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

全

秀實子伯倫仕至大僕卿

行路傷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

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

國朕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

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

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

載忠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

載奮筆從戎

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訥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

才為時生官由

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

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

秀實以安西別將為判官遷隴

州果毅改綏德府折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為副父喪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璘奏為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召為司農卿凡十七轉官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固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熟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

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
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
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過為災氛否不可終必
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
迭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勲輔之明
德勲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
宇宙昏蒙同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為羣狎狎逞志咆

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
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罷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
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沒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在社稷
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祇畏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
示萬國

武宗

諱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仇
士良等迎立之在位六年

毀佛寺制

會昌五年帝亞僧尼耗盡天下欲去
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復勅上都

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
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

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
田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解驛舍銅像
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
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
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
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
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
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
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
斬之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寔興是由季
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延滋多以至蠹耗國風而漸

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泊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剷除不盡流行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

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
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
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
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王 瓚

謄錄監生 臣 史映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錄

唐



請除釋教疏

徐賢妃

請息兵罷役疏

房喬

諫伐高麗疏

魏徵

論治疏

請罷工役疏

上十思疏

論十漸不克終疏

求賢審官疏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李百藥

封建論

馬周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岑文本

上太宗勤政疏

褚遂良

請復高昌疏

張蘊古

大寶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傅奕

相州鄴人晚天文歷數高祖初召拜太史丞遷大史令

請除釋教疏

奕極惡浮圖法武德七年上疏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

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祖賦演其妖書
述其邪法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
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
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
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
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
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
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

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

周書洪範篇

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

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

東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疋配

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

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

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

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

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四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

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准太僕

御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恃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

徐賢妃

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善屬文賦小山篇太宗召為貴妃

諫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

之符

後漢書光武將封禪求武帝元封故事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齊桓

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

白虎通云封禪用金泥玉檢

陛下推功

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

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

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

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

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

貞觀十八年太宗親

征高麗

西有崑丘之役

貞觀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

士馬疲於

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

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
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
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
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
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
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
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
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

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

時玉華創制

太宗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惟所居殿覆之以瓦餘

皆茅茨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

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

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

出錢雇人曰和雇

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

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

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

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
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
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
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
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
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

麒麟閣藏書之所

盡探賸於儒

林千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蹟興衰禍福之數得失

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
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
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
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
與乾坤永大

房喬

名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太宗狗渭北喬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即位為中書令進

爵邢國公

卒諡文昭

諫伐高麗疏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時喬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

天下清謐惟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
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太宗雖不從
然見表嘆曰此人危篤
若此尚能憂我國家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
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
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
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鵠
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
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

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
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
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嶠
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
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
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
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
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

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

什筆邁鍾張

鍾繇張芝

詞窮賈馬

賈誼司馬相如

文鋒既振則宮徵

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

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

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

鳧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

登堂臨魏徵

之柩

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

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

太宗征高麗至營州

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負填道之薪

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

則情感天地

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

自繫薪於馬

藉以助役

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

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

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
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
麗者邊夷賤類不足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
魚鱉畜之宜從閹畧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
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
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
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
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抱枯骨

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

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

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

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

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寃

高麗臣莫離支弑其君建

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

外為新羅報讎

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

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於是欲征之

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

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
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
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既
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倘蒙
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事李密後歸高祖隱
太子引為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進左

光祿大夫鄭國公
卒贈司空諡文貞

論治疏

貞觀十
一年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
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
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
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
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
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
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
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

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

去此郭氏所以為墟

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卒亡其國

史魚所以遺

恨也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

陛下聰明

神武天姿英嚴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

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

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

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

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

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
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
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
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
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
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
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
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

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
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隲
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
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
施於已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
哲王鑒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
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
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

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
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
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
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
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
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
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
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

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焉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

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

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敎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

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

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

內讀日納

民蒙善化則人

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

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

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

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已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

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

言俗如酒味之和也。醲音醲。

復見於茲矣後王

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

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

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
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
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
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
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
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
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
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

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

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

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

恤又復加之以三訊

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

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

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

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

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

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折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君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許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
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
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
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
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
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
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
當可封之曰

唐虞之世
比屋可封

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

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

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

不知莫若勿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

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

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

湯有司過之史

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

武有戒慎之銘

太公述丹書武王聞

之退而為戒乃書於几鑑孟繁為銘

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

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

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
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
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
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
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
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
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
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

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
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
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
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
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
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
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
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堦墀事或犯顏咸懷

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欵哉又時或宣言云
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
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
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
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欵若
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
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
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

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
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
也太宗手詔褒答曰省前後諷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
於卿也朕以虛薄多慙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
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
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請罷工役疏

貞觀十一年帝作
飛山宮徵上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南面臨下皆
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
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

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豈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

八柱傾而復正

淮南子地有九州八柱注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

川孔穴相通

四維弛而更張

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遠肅

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

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

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

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

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

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

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
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
七百之祚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
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十思疏

貞觀十一年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
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
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

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老子曰域

中有四大道大天
大地大王亦大

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

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
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
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
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
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

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

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家語曰君者舟也人

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

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

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

則思三驅以為度

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德也

憂

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

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

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

即虞書亦行有九德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

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

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

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

鳴琴垂拱

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

無為之大道哉

疏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欵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

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邵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

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
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理也曾
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
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
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兒案事等弦韋必望收
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
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
佇德音

論十漸不克終疏

貞觀十三年徵以太宗漸好
奢縱恐不能克終儉約乃上

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

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
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
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
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
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
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
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
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

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

漢文辭千里之馬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

晉武焚雉頭

之裘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

今則求駿

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

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

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

人上者奈何不敬

書五子之歌

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

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

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

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

周書旅
獒之辭

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璞還淳頃年以
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
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
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
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
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
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
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
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
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
嗜慾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
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或過三驅之
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

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
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
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
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
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
克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
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
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

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

可滿

禮曲禮篇之辭

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申誠陛下

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
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
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
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
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
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

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
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
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
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
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
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
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竟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為中郎將結故部落為亂犯行宮踰四重幕衛士死者數十人追獲斬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

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
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
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
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
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
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
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
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

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疏奏

帝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幃朝夕瞻仰又錄付史館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馬二疋

求賢審官疏

貞觀十四年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

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

凱翼巍巍之功

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
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

周召光

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

而獨無與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

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

漢書武帝使李廣利伐大宛取

善馬西旅之縶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

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盖由乎中國之

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

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
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
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
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
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
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
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

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

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
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
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
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
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

色如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

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
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
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理不可誣以姦詐
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
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
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
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
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

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

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疏奏帝甚嘉納之

張玄素

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貞觀初召對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

民頃之召授刺史

請罷修乾元殿疏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狩玄素上疏諫

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

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

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
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
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
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
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
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
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
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

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
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
輪動即火出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
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
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曰承凋殘之後役瘡
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

史記由余西戎
人戎王使由余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
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

則天下幸甚矣

疏奏

太宗顧謂房玄齡曰玄素上表洛陽實未宜修造後必
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止然以界
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不
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疋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
天之力可謂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

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初拜中書舍
人後仕至禮部侍郎卒諡曰康

封建論

貞觀十一年太宗欲封
建親賢百藥上此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厯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

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
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
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
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特險罷侯置守子弟無
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
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
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
曹操父爲中
常侍曹騰養子
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

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

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

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

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

周昭王南巡沒水中

東遷避逼裡

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

運距閏餘數終百六

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

受命之主德異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

啓夏禹之子誦周成王也

借使李斯王綰

之輩咸開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

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

將閭

秦公子為二世所殺

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

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

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

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

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

紊斷可知焉鑣船求劍未見其可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

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

銕音刻

膠柱成文彌多所惑

揚子曰以往聖之法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

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

無復藩維之援

漢高祖初至霸上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不

悟望夷之釁未甚拜泥之災既罹高貴之殃

魏高貴鄉公名髦為

司馬昭所弑

寧異申繒之酷

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彊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

盡髻

髻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髻莊

華峻陵之師隻輪不返

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散匹馬隻輪無反者

斯蓋

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

士衡名機著五

等諸

侯論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委九鼎謂

三王秦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

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

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

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

元首名商

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

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

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

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形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

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舒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

與二人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遂弑靈公微舒夏姬子

衛宣則父

子聚鹿終誅壽朔

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諧伋公令伋之齊使

賊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乃云為
及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殺之壽朔當作及壽

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

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

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

入私妻子不至官舍漢何並為潁川太守每至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

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

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戴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蔽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

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菜蕪縣長凝塵生甑後漢范丹為菜蕪縣

子資藏布衾敝祠而已

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

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

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

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

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

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

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

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

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
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
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况晉氏
失馭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後魏拓拔氏重以關河
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習武者盡干
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

因藉外家

開皇隋文帝年號文帝為周宣
帝后父宣帝崩輔靜帝因受禪

驅御羣英任

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

及大業嗣立

大業場帝年號

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

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

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智周於萬物道濟

於天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

之久難以卒變請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

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

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會馬周亦上疏

諫乃罷封建議

馬周

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仕至中書令

論奉親享廟襲封建工等疏

貞觀六年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效區區惟陛下

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尚

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詔書
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嗣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
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
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
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
家國蒙患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也

左傳越椒反楚滅若

教氏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立其孫歲尹克黃

正欲存之也則藥厲之惡已

彰也

樂厲樂武子之子晉士鞅曰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及甘棠況其子乎樂厲死武

子所施沒矣而

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使割恩

廢之惡實章

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
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雖翰駟
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
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
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
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
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曾親事竊惟聖情以
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
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邪臣知大
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屈已先之示不
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
達本樂工與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材獨解調馬

雖術踰等儕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駟豎倡子鳴玉曳組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岑文本

字景仁鄧州棘陽人貞觀初除秘書郎歷官侍郎卒贈侍中諡曰憲

上太宗勤政疏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文武各上封事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虞書

大禹謨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

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曰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

美與三王比隆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

殷太戊時事

龍蛇作孽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

雉雉於鼎

耳

殷高宗時事

石言於晉地

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

猶當轉禍為福

變災為祥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疏奏帝深納其言

褚遂良

字登善杭州錢塘人貞觀中為起居郎高宗時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

書右僕射以諫立武

氏累貶愛州刺史卒

請復高昌疏

太宗既滅高昌每歲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師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

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蔥嶺

武建

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請

孝章即位都護來歸

帝明

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章帝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帝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

護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自

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年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

於販肆終朝情業違禁犯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
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
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
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

易繫辭

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

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救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

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

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

害有益

周書旅獒篇

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
渾遺吐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
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
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
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
世

張蘊古

相州人太宗時除大理丞河內人李好德
坐妖言下獄蘊古以為不當死御史權萬

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
怒遽斬蘊古既而悔之

大寶箴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取以名篇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
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人大明
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

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
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

室

樂作瑤臺
紂作瓊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

其糟而池其酒

紂為糟
丘酒池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

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

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

史記夏禹一饋而
十起以勞天下之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辛毗諫文帝事

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

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

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

詩皇矣篇

書曰無偏無黨

洪書

範篇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冕十有二旒垂於延之前

雖黠續塞耳而聽於無聲

黠續

後取目不視惡色之義

黃色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黠他口切續音曠

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

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

老子曰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王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

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爰述金鏡

金鏡一篇太宗自著

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
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
臣司直敢告前疑

奏上太宗嘉之
賜帛三百段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瑄

膳錄監生臣史映綠